官　　经

清·瑞 常 撰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官乃治国之本

官之起源

【原文】

子墨子言曰：古者民始生 ,未有刑政之时,盖其语,人异义。是以一人则一义，二人则二义，十人则十义。其人兹众，其所谓义者亦兹众。是以人是其义，以非人之义，故交相非也。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，不能相和合；天下之百姓，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。至有余力，不能以相劳；腐死余财，不以相分；隐匿良道，不以相教。天下之乱。若禽兽然。

【译文】

墨子说：古时人类刚刚诞生，还没有刑法统治的时候，人们用语言表达的意思，也就因人而异。因此一个人就有一种意见，两个人就有两种意见，十个人就有十种意见。人越多，他们之间不同的意见也就越多。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，而别人的意见都是错误的，所以互相攻击 在家庭之中

父 弟 常常因意见的 致而相互怨恨 使得家人离散而不能和睦相处 的百 都用水火毒药相互残害 以致于有余力的人也不能帮助别人；财产有多余的 宁可让它腐烂掉也不把它分给别人，有好的道理也自己隐藏

起来，不肯教给别人。以致于天下混乱，有如禽兽一般。

【原文】

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，生于无正长，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，立以为天子。天子立，以其力为未足，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，置立之以为三公。天子、三公既以立，以天下为博大，远国异土之民，是非利害之辩，不可一二而明知，故画分万国，立诸侯国君。诸侯国君既已立，以其力为未足，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，置立之以为正长。

【译文】

明白了天下所以大乱的原因，是由于没有行政长官，所以人们就选择有贤能的人，把他立为天子。立了天子以后，认为他的力量还不够，因而又选择天下有贤能的人，把他们立为三公。天子、三公确定以后，又认为天下地域广大，他们对于远方异域的人民以及利害是非的区别，还不能一一了解，所以又把天下划分为万国，然后设立诸侯国君。诸侯国君确定以后，又认为他们的力量还不够，又在他们国内选择一些贤能的人，把他们立为行政长官。

【原文】

正长既已具，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，言曰：“闻善而不善，皆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；所非，必皆非之。上有过则规谏之，下有善则傍荐之。上同而不下比者，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。意若闻善而不善，不以告其上；上之所是弗能是，上之所非弗能非；上有过弗规谏，下有善弗傍荐；下比不能上同者，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。”上以此为赏罚，明察以审信。

【译文】

行政长官已经设立之后，天子就向天下的百姓发布政令，说道：“你们听到善与不善，都要报告给上面。上面认为是对的，大家都必须认为对；上面认为是错的，大家都必须认为错。上面有过失，就应该劝谏，下面有好人好事，就应当广泛的推荐给国君。是非与上面一致，而不与下面勾结，这是上面所赞赏，下面所赞誉的。假如听到善与不善，却不向上面报告；上面认为对的，也不认为对，上面认为错误的，也不认为错；上面有过失却不能进谏，下面有好人好事却不能广泛地向上面推荐；与下面勾结而不与上面一致，这是上面所要刑罚，也是百姓所要非议的。”上面根据这些方面来行使赏罚，就必然十分审慎、可

靠。

【原文】

是故里长者，里之仁人也。里长发政里之百姓，言曰：“闻善而不善，必以告其乡长。乡长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；乡长之所非，必皆非之。去若不善言，学乡长之善言；去若不善行，学乡长之善行。”则乡何说以乱哉？察乡之所治者何也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，是以乡治也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里长就是这一里的仁人。里长发布政令于里中的百姓，说道：“听到善和不善，必须报告给乡长。乡长认为正确的，大家都必须认为正确；乡长认为错误的，大家也必须都认为错误。抛弃你们不好的言论，学习乡长的好话；去掉你们的不好的行为，学习乡长的良好行为”。那么，乡里怎么会说混乱呢？我们考察这一乡得到治理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由于乡长能够统一全乡的意见，所以乡内就治理好了。

【原文】

乡长者，乡之仁人也。乡长发政乡之百姓，言曰：“闻善而不善者，必以告国君。国君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；国君之所非，必皆非之。去若不善言，学国君之善言；去若不善行，学国君之善行。”则国何说以乱哉？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，是以国治也。

【译文】

乡长是这一乡的仁人。乡长发布政令于乡中百姓，说到：“听到善和不善，必须把它报告给国君。国君认为是正确的，大家必须都认为正确；国君认为是错误的，大家也都必须认为错误。抛弃你们不好的言论，学习国君的好的言论；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，学习国君的好的行为。”那么，还怎么能说国内混乱呢？我们考察一个国家得到治理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国君能统一国内的意见，所以国家就治理好了。

【原文】

国君者，国之仁人也。国君发政国之百姓，言曰：“闻善而不善，必以告天子。天子之所是，皆是之；天子之所非，皆非之。去若不善言，学天子之善言；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去若不善行，学天子之善行。”则天下何说以乱哉？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，是以天下治也。

【译文】

国君是这一个国家的仁人。国君发布政令于国中百姓，说道：“听到善和不善，必须报告给天子。天子认为是正确的，大家都必须认为正确；天子认为是错误的，大家都必须认为错误。抛弃你们不好的话语，学习天子的好的语言；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，学习天子好的行为。”那么，还怎么可以说天下会乱呢？我们考察天下治理得好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天子能够统一天下的意见，所以天下就治理好了。

【原文】

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，而不上同于天，则灾犹未去也。今若天飘风苦雨，溱溱而至者，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“古者圣王为五刑，请以治其民。譬若丝缕之有纪，网罟之有纲，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与天子一致，而不知道与天一致，那么灾祸还不能彻底除去。现在假如天乱大风下大雨，频频而至，这就是上天对那些不与上天一致的百姓的惩罚。所以墨子说：“古时圣王制订五种刑法，确实用它来治理人民。就好比丝线有纪（丝头的总束），渔网有总绳一样，是用来收紧那些不与上面一致的老百姓的。”

【原文】

子墨子曰 方今之时，复古之民始生，未有正长之时，盖其语曰，天下之人异义，是以一人一义，十人十义，百人百义。其人数兹众，其所谓义者亦兹众。是以人是其义，而非人之义，故相交非也。内之父子兄弟作怨雠，皆有离散之心，不能相和合。至乎舍余力，不以相劳 隐匿良道，不以相教 瘠死余财，不以相分。天下之乱也，至如禽兽然。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、父子兄弟之礼，是以天下乱焉。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，而天下乱也，是故选择天下贤良、圣知、辩慧之人，立为天子，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。天子既以立矣，以为唯其耳目之请，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，是故选择天下赞闻贤良、圣知、辩慧之

人，置以为三公，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。天子三公既已立矣，以为天下博大，山林远土之民，不可得而一也。是故靡分天下，设以为万诸侯国君，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。国君既已立矣，又以为唯其耳目之请，不能一同其国之义，是故择其国之贤者，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，以至乎乡里之长，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。天子、诸侯之君、民之正长，既已定矣，天子为发政施教，曰："凡闻见善者，必以告其上；闻见不善者，亦必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，亦必是之；上之所非，亦必非之。己有善，傍荐之；上有过，规谏之。尚同义其上，而毋有下比之心。上得则赏之，万民闻则誉之。意若闻见善，不以告其上；闻见不善，亦不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不能是，上之所非不能非。已有善，不能傍荐之；上有过，不能规谏之。下比而非其上者，上得则诛罚之，万民闻则非毁之。"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，甚明察以审信。是以举天下之人，皆欲得上之赏誉而畏上之毁罚。

【译文】

墨子说：从现在回头考察人类刚刚诞生还没有行政长官的时候，他们的说法是：天下各人的意见不一样，所以一人有一种意见，十人有十种意见，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意见。人数越多，意见也就越多。所以每人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，而别人的意见是错误的，因而互相攻击。在家庭内父子兄弟之间相互仇恨，都有离散的想法，不能和睦相处。以致有余力的人不愿意帮助别人；把好的道理隐藏起来，不愿意指教别人；宁可让多余的财物腐烂，也不愿意分给别人。因此天下混乱，如同禽兽一般。没有君臣上下老幼的区别，没有父子兄弟之间的礼节，因此天下大乱。明白了没有行政长官来统一天下的意见，天下就会大乱，所以人们就选择天下贤良、聪明又有口才的人，推举立他为天子，使他从事于天下统一的意见。天子已立，认为仅仅依靠自己耳闻目见的情况，不能独自统一天下的意见，所以又选择考察天下贤良、聪明而口才好的人，让他们做三公，参与从事统一天下的意见。天子、三公立定以后，认为天下博大，远方山野的人民，不可能统一。所以划分天下，设定了数以万计的诸侯、一国君，让他们从事于统一他们各国的意见。国君既已立定了，又因只靠他一人的耳目所及，还不能统一一国的意见，所以又在他们国内选择一些贤人，立为国君左右的将军、大夫，以及远至乡里的长官，让他们参加统一国内的意见。天子、诸侯国君、人民的行政长官既已立定，天子就发布政令，说："凡听到或看到善，必须报告给上面；凡听到和看到不善，也必须报告给上面。上面认为是对

的，也必须认为对；上面认为是错的，也必须认为错。自己有好的，就广泛地献给上面；上面有过失就加以规谏。与上面意见一致，而不要有与下面勾结的私心。这样，上面得知了就会赞赏他，百姓听见了就会赞扬他。假如听到或看到善，而不报告给上面；凡听到或看到不善，也不报告给上面。上面认为对的,不肯说对；上面认为错的，也不肯说错。自己有好的计谋，不能广泛地献给上面；上面有过失，也不能予以规谏。与下面勾结而诋毁上面；像这样的一些人，上面得知就要诛罚他，万民听见了就要非议他。”所以古代圣王制订刑法赏誉，都非常明察、可靠。因此凡是天下的人民，都希望得到上面的赏赐赞扬，而害怕上面的非议与惩罚。

【原文】

是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。里长既同其里之义，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,曰“凡里之万民,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,乡长之所是,必亦是之；乡长之所非，必亦非之。去而不善言，学乡长之善言；去而不善行，学乡长之善行。”乡长固乡之贤者也。举乡人以法乡长，夫乡何说而不治哉？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，是以乡治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里长顺从天子的政令，使他这一里的意见一致。里内意见一致了 ,又率领里内的人民向上与乡长的意见一致，说：“凡里内的人民都应该上同于乡长，而不敢与下面勾结。乡长认为是对的，大家都必须认为对；乡长认为是错误，大家都必须认为错。抛弃你们不好的语言，学习乡长好的语言；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，学习乡长好的行为。”乡长本是乡内的贤人，如果全乡人都能效法乡长，还能说乡内会治不好吗？考察之所以能把乡内治好，是什么缘故呢？回答说：“只因为他能使全乡的意见一致，所以乡内治理好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，有率其乡万民，以尚同乎国君，曰：“凡乡之万民，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。国君之所是，必亦是之；国君之所非，必亦非之。去而不善言，学国君之善言；去而不善行，学国君之善行。”国君固国之贤者也，举国人以法国君，夫国何说而不治哉？察国君之所以治国而国治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：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，是以国治。

【译文】

乡长治理他的乡，而乡内已经治理好了，又率领他乡内的万民，向上同国君保持一致，说：“凡是乡内的百姓，都应该与国君保持一致，而不可以与下面勾结。国君认为是对的，大家也必须认为对；国君认为是错的，大家也必须认为错。抛弃你们不好的语言，学习国君好的语言；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，学习国君好的行为。”国君本是一国之中的贤人，如果国中的人都能效法国君，那么还能说这一国会治不好吗？考察国君所以能把国内治好，是什么缘故呢？回答说：“只因为他能统一全国的意见，所以国内就治理好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,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,曰:“凡国之万民，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。天子之所是，必亦是之；天子之所非，必亦非之。去而不善言,学天子之善言 去而不善行,学天子之善行。’天子者,固天下之仁人也，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，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？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：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，是以天下治。故古者之置正长也，将以治民也。譬之若丝缕之有纪，而网罟之有纲也。将以运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。是以先王之书、相年之道曰：“夫建国设都，乃作后王君公，否用泰也。轻大夫师长，否用佚也。维辩使治天均。”则此语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，非高其爵，厚其禄，富贵佚而错之也。将此为万民兴利除害，富贵贫寡，安危治乱也。

【译文】

国君治理他的国家，而国内已经治理好了，又率领他国内的百姓，与天子保持一致，说：“凡是国内的万民，都应该与天子保持一致，而不可以与下面勾结。天子认为是对的，大家也必须认为对；天子认为错的，大家也必须认为错。去掉你们不好的话，学习天子的好话；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，学习天子的好行为。”天子本是天下最仁爱的人，如果全天下的万民都能效法天子，那么还能说天下会治理不好吗？考察天子所以能把天下治理好，是什么缘故呢？回答说：“只因为他能统一天下的意见，所以天下就治理好了。所以古时候设置行政长官，是用来治理人民的。就好象丝线有总头，渔网有总绳一样。他们是用来收复天下淫暴之徒，并使之与上面协同一致的。所以先王的书、老人的话都说

过：“建国设都，设立天下诸侯，不是让他骄奢淫侈的。而设卿大夫师长，也不是叫他们放纵享乐的。而是让他们分职授责，按公平的天理治理人民。”这说的就是古时天帝鬼神建设国都，设置官长，并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爵位，增加他们的俸禄，使他们过富贵奢侈的生活，而是让他给万民兴利除害，使贫者富有，使民少者众多，使危险者平安，使混乱者得治。

官与制

【原文】

官者,事之所主,为治之本也。制者,职分四民,治之分也。

【译文】

官员就是主持政事的人，这是政治的根本。制度就是确定天下人民的名分，这是政治的枝叶。

【原文】

贵爵富禄必称，尊卑之体也。好善罚恶，正比法，会计民之具也。（均井地）[均地分]，节赋敛，取与之度也。程工人，备器用，匠工之功也。分地塞要，殄怪禁淫之事也。守法稽断，臣下之节也，明法稽验，主上之操也。明主守，等轻重，臣主之权也。

【译文】

高贵的爵位必须配以丰厚的俸禄，这才能够体现出尊卑。奖赏善行，惩罚坏事，实行公正的法律，这是统治百姓的工具。（平分土地）[均地分]尽可能少征收赋税，这是索取与支出的准则。训练工人，准备工具，这是技术人员的功劳。重要的地理位置要重兵把守，禁止骄奢、诡怪和败坏风俗的事情。遵纪守法，能够聪明地做出判断，这是做臣子的人应有的节操；明确地说明法律，注意对臣下进行考察，这是做主上的人应有的操守。明白应该用心去做的重大事情，但对小事也把它看做和大事一样重要，这是侍奉上司的权谋。

【原文】

明赏赍，严诛责，止奸之术也。审开塞，守一道，为政之要也。下达上通，至聪之听也。知国有无之数，用其仂也，知彼弱者，强之体也。知彼动者，静之决也。官分文武，惟王之二术也。

【译文】

明确奖赏制度，严格地执行惩罚制度，这是制止作奸犯科的手段。清楚地知道什么地方政策得到了落实，什么地方没有落实，同时又保持着坚定的政治信念，这是为政的要决。下面的情况可能上达，上面的可以了知下面的实际情况，这就是最敏锐的听觉。知道国家有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，就运用那富余的部分，知道对方的弱点在哪里，就是自己长处的表现。知道对方的作为动机，就可以保持平静。官员虽分为文武两部分，但这不过是统治的两种方式罢了。

【原文】

俎、豆同制，天子之会也。游说（开）[间]谍无自入，正议之术也。诸侯有谨天子之礼，君(民）[臣]继世，承王之命也。更造易常，违王明德，故礼得以伐也。

【译文】

俎(zǔ，祭祀时盛牛羊等祭品的礼器)、豆(古代一种盛食物的器皿，形似高脚盘）规模一样，那是天子的宴会上才能使用的。游说之人和间谍没有地方可以打入内部，这是保持议政公平的方法。诸侯国君必须遵守天子制订的礼节，这样君臣才能一代代地传下去，继承上天的天命。轻易地就改变日常的政治运作，做出有违于天子道德标准的事情，这就是人们可以用礼乐进行讨伐的劣行。

【原文】

官无事治，上无庆赏，民无狱讼，国无商贾，何王之至[也]！明举上达，在王垂听也。

【译文】

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政事要处理，主上也没有什么庆贺奖赏，人民没有监狱刑讼，国家没有奸诈的商人，这就可以算是统治的至高境界了。明白地提出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意见给上面，这就需要君王虚心地听取。

【原文】

今选官者，大率重内而轻外。殊不知汉宣帝所以富民，唐太宗所以家给人足，皆由重牧民之长故也。呜呼！牧民之长，其重若此，乃泛焉而选，懵焉而授，奚为不是虑也哉？

【译文】

现在选用官员，大多重视中央朝廷而轻视地方外省。殊不知汉宣帝时期人民富裕，唐太宗统治天下家给人足，都是因为重视选用统治人民的官员的缘故。唉呀！统治人民的官员，具有如此的重要性，但往往只是泛泛选用，懵懂不明白地就授于官职，这岂不是太缺乏考虑了吗？

设官之道

【原文】

夫设官分职，所以阐化宣风。故明主之任人，如巧匠之制木。直者以为辕，曲者以为轮；长者以为栋梁，短者以为栱角。无曲直长短，各有所施。明主之任人，亦由是也。智者取其谋，愚者取其力；勇者取其威，怯者取其慎。无智愚勇怯，兼而用之。

【译文】

设立官职，分配职务的目的，是为了推广教化，使民风淳朴。所以英明的君主在任用人才的时候，就好像技术高超的工匠对木材的加工。把长得笔直的木材做成车辕（车前驾牲口的直木），把长得弯曲的木料做成车轮；长的木材加工成房屋的栋梁，短的木材就做成屋角科栱（栱是建筑上弧形承重结构，科是垫栱的方木块）。这样看来，木材的长短曲直并没有什么要紧，只要把它们用在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就行了。英明的君王任用人才，也应该像这样。有智慧的人就任用他的谋略，而反映迟钝的人就使用他的力气；勇敢的人任用他的威猛，而胆子小的人就任用他的慎重。这与人们是否聪明是否勇敢并没有

太大的关系，英明的君王懂得如何加以综合运用。

【原文】

故良匠无弃材，明主无弃士。不以一恶忘其善，勿以小瑕掩其功，割政分机，尽其所有。然则函牛之鼎，不可处以烹鸡；捕鼠之狸，不可使以搏兽。一钧之器，不能容以江汉之流；百石之车，不可满以斗筲之粟，何则？大非小之量，轻非重之宜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，在优秀的工匠手上，没有什么抛弃不用的材料，英明的主上也没有闲置不用的人才。不会因为做过一件坏事就看不到人才的长处，也不因为细小的错误就掩盖了他的功劳。将政治事务划分成不同的种类，使每种人都可以充分发挥才干。但是，可以盛下一头牛的大鼎，不可以用来烹饪小鸡呢；只能捕捉老鼠的狸猫，也不可以让它去跟猛兽搏斗。只能装下三十斤东西的器皿，不可能装下江河那样大的流水；但能够装载一百石的大车，不应该用来装载只有一斗那么多的粟米。为什么呢？大，对于小来说是难以衡量的；轻，对于重来说也是不相称的。

【原文】

今人智有短长，能有巨细，或蕴百而尚小，或统一而为多。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，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。委任责成，不劳而化，此设官之当也。斯二者治乱之源。

【译文】

现今的人，智慧有高有低，能力有大有小，有的人内在的能量很大却喜欢做小事情，有的人明白事情的大道理而做的琐事太多。才能很少的人不可以委以重任，力量太小的人也不能指望他成就大事。设置官职最合适的方法是把责任委托给人，监督任务的完成，同时又不加以干涉，这可以算是一种至高的化境。这两种方法是治理乱政的根本。

【原文】

立国制人，资股肱以合德；宣风道俗，俟明贤而寄心。列宿腾天，助阴光之夕照；百川决地，添溟渤之深源。海月之深朗，犹假物而为大；君人御下，统极

理时，独运方寸之心，以括九区之内，不资众力，何以成功？必须明职审贤，择材分禄。得其人，则风行化洽；失其用，则亏教伤人。故云，则哲惟难，良可慎也。

【译文】

建立国家政权，安排制度，要借助于栋梁之才才可以符合道德；宣扬淳朴的风俗，要等待贤明的人才来寄托心愿。天上星斗满天，映衬出月光的皎洁；地上河流入海，扩宽了海洋的胸襟。海上明月之所以看起来更为明亮，那是由于借助海面的反射；君王制御臣下，统治全国的大小事务，一个人运用方寸之心来治理整个国家，不借助于众人的力量，怎么可能取得成功呢？必须明确职责，小心地选择贤才，根据贡献的大小来支付俸禄。如果用人得当，那就会政治清明，民风淳朴；如果用人不当，则会对老百姓造成损害。所以说，选择贤良的人才是最困难的事情，不可不慎重从事。

百官类别

【原文】

汤问伊尹曰“三公、九卿、大夫、列士，其相去何如？”伊尹对曰“三公者，知通于大道，应变而不穷，辩于万物之情，通于天道者也。其言足以调阴阳，正四时，节风雨，如是者，举以为三公。故三公之事，常在于道也。九卿者，不失四时，通于沟渠，修堤防，树五谷，通于地理者也。能通不能通，能利不能利，如此者，举以为九卿。故九卿之事，常在于德也。

【译文】

商汤向他的丞相伊尹咨询：“三公、九卿、大夫、列士，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怎样的呢？”伊尹回答说：“三公就是那些明白通晓宇宙大道，对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善于应付，对于万事万物的性质有清醒认识的人。他们的言语足以调和阴阳，匡正四季，使风雨和畅，这样的人才可以任用为三公。所以三公注意的事

务主要是在形而上的道这一方面。九卿，就是能适应四季变化，对于河流沟渠进行疏通，修造堤防，播收五谷的人。他们通晓的是大地之道，能够让那些不通畅的事情通畅，能够将不利的局势转变为有利的局势，像这样的人就让他们做九卿。所以九卿的主要责任是在德这一方面。

【原文】

“大夫者，出人与民同众，取去与民同利，通于人事，行犹举绳，不伤于言，言之于世，不害于身，通于关梁，实于府库，如是者，举以为大夫。故大夫之事，常在于仁也。列士者，知义而不失其心，事功而不独专其赏，忠政强谏，而无有奸诈，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，如是者，举以为列士。故列士之事，常在于义也。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。凡此四者，明王臣而不臣。”汤曰：“何谓臣而不臣？”伊尹对曰：“君之所不名臣者四：诸父，臣而不名；诸兄，臣而不名；先王之臣，臣而不名；盛德之士，臣而不名。是谓‘大顺’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“大夫，就是那些深入到群众中去，与老百姓同甘共苦，通晓社会事务的人。他的行为符合他所说的话，而他的主张应用于实践之中的时候也不会危及他自身。他能够让要塞桥梁畅通无阻，让政府的国库充实起来，像这样的人就让他作大夫。所以大夫的主要责任是在仁这一方面。列士，就是那些理解做事的准则但又灵活地进行把握，从事具体事务不独断专行，不包揽功劳推诿过失，对上级忠心耿耿，对不正确的政策拼死进谏，没有奸诈之心，大公无私而言行举止符合身份的人。这样的人就应该让他们去做士。所以烈士的主要责任是在义这一方面。因此，只要道德仁义确定以后，天下就清明端正了。以上所说的这四种人，英明的君王既对其进行制御，又对他们表示尊敬，这叫臣而不臣。”商汤问：“什么叫做臣而不臣呢？”伊尹回答说：“君王不把四种人当作臣下来对待：一是叔伯辈的长辈，虽然实际上是君臣名分但并不明说；二是同辈的堂表兄弟，实为君臣名分但并不说破；三是先王的臣下，实为君臣名分而不必说穿；四是有高尚德才的人士，虽为君臣不必说破。这就是所谓的‘大顺’了！”

【原文】

汤问伊尹曰：“古者所以立三公、九卿、大夫、列士者，何也？”伊尹对曰：“三

公者,所以参王事也,九卿者,所以参三公也 大夫者,所以参九卿也 列士者,所以参大夫也。故参而有参,是谓事宗,事宗不失,外内若一。”

【译文】

商汤询问伊尹：“古时候为什么要建立三公、九卿、大夫、列士的制度呢？”伊尹回答说：“三公是为了辅助君王处理政务的，九卿是辅助三公处理政务的；大夫是帮助九卿处理政务的；列士是帮助大夫处理政备的。所以辅助上面的，也接受下面的辅佐，这就称之为‘事宗’，只要坚持‘事宗’的原则。从上到下的统治就会浑然一体，不分内外了。”

事君有术

【原文】

人臣之纳言于君也，事未然而言之，则十从八九。无声则游畋般乐，日相亲比,一旦有所不可,乃左遮右挽,极其力以救之,殆未见其济者,正使或允,亦必出于勉强，而非其本心。若夫善于纳言者则不然，或因进见，或因讲读，或自燕居,先是陈说 如是,则国安 如是,则国危 如是,则为圣君 如是,则为暴主。或引古昔，或援祖宗，必使之心悟神会，表里洞然，乃可陈善，而无扞格之患。

【译文】

臣子如果要向君王进谏的话，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进行说明，十有八九都会被采纳。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说，哪怕臣子天天跟随君王骑马打猎，吃喝玩乐，好像关系很亲密，而一旦君王犯了什么过失，他一定会左遮右挡，极力地加以掩饰，不肯承认错误，这时候再去进谏可就没什么好处了。即使君王勉强接受了臣子的进谏，那也只是勉强接受，不是出自他的本心。但对于那么善于进谏的人而言可不是这样，有的人趁着晋见的机会进谏，有的人在给君王上课的时候进谏，有的人在君王休闲玩乐的时候进谏。首先是向君王说明：如果这样这样做国家就可以保持安定，如果这样做国家的形势就危险了；这样这样做就可以成为一代圣君，而如果那样做就会成为一个暴君。 有的引用古时候历史上的教训，有的引用先王时代的事例，一定打动君王的心，让他有所领悟，达到心领神会，内外通达的境界。这样的进谏才可称之为善，没有什么扞格之类的后患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